

我不是画马的人

□兴 安



穿越时空(纸本水墨)

我不是画马的人，我是一个用笔墨、用心“养”马的人。

小时候，在呼伦贝尔，画的第一幅画就是马群，参加了黑龙江省的少年美术作品展。后来到北京，一直坚持画画到18岁，马开始逐渐消失在我的笔下，我成了一个用汉语“码字”的人。清代移居北京的蒙古女诗人那逊兰保有一句诗：“无梦到鞍马，有意工文章。”这应该就是我的写照。

过了知天命的年龄，当我发现文字已经无法完全表达我的内心的时候，我重新拿起了画笔，马又回到我的生活和梦幻之中。

这几年，画马之余，我收藏了几乎所有与马有关的东西，马鞍、马镫、马鞭、马辔头，甚至还有我们蒙古人传统的驯马师专用的马汗刮，但是没有一匹真实的马。传说，明末岭南有位画家张穆，他为了画马，养了很多名马，每天对马的神态、饮食和喜怒哀乐入微观察，他的马因此流传后世。我不想成为一个老老实实画马的人，记得每次回到草原上，我都迫不及待地跑到马的身边，可是，当面对它的时候，它总是转过身体，弃我而去。我起初有些失望，这个时候，主人往往会牵过一匹马来让我观赏，可我却一点兴致也没有了。

我喜欢这样的马——它不是用来驯服的，它要与人类保持距离，它必须有野性，哪怕是被套上缰绳，它也应该保持自己的世界。

所以，画了那么多的马，但我并不是一个画马的人，我应该是一个用笔墨、用心渴望与之建立关系的人。



马头(纸本设色)



马回头(纸本水墨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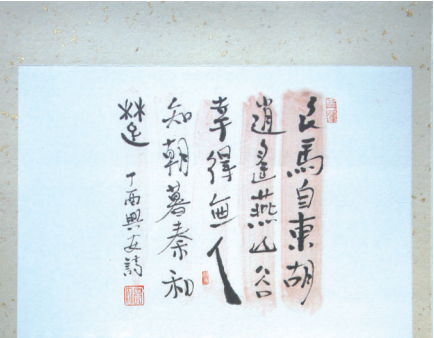
骏骨图(纸本水墨)



铁丝网与马(纸本设色)



醉卧图(纸本设色)



牵良图(纸本设色)



□荆 歌

和江宏吃饭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，他善饮，但经常会提醒别人：“不要一口干，好酒是需要慢慢品的。”他是个懂吃、会吃，也是吃过好东西的人。说他是美食家无疑是流俗了，他对美食的理解，与他对艺术人生的见解许多时候是仿佛的，常常于平常家常中道出不凡，道出无穷趣味。

有天喝着酒，谈兴正浓，不知道为什么竟回忆起了青春期的往事，那些豪迈不羁而近乎荒唐的旧事，竟然与打架有关。江宏说上海人也不是世人所想的那么懦弱，他回忆那时候争强斗狠的年轻人，尚未开打，竟然从蜂窝煤炉里夹出一个煤球，放在裸露的大腿上，任它将皮肉烤得滋滋作响，硬是把对手给吓住了。这不知是他的道听途说呢，还是杜撰，也许真是他亲眼所见吧。

他的身上，确实有一股上海人那里看不到的豪爽大气。他喜作大画，通常都是四尺整张、六尺整张和八尺整张的。似乎只有高头大案，才能挥洒他的才情，才能畅快过瘾，才能把他广阔的心思肆意铺陈，才能表达他的审美、完成他的想象。他自由地泼水泼墨泼彩，无所顾忌而

又节制有度。即使是在细窄的手卷上，也总是展现出恢弘气势，营造了天大地大的壮丽气象。他的大，是要上及苍穹，吞吐四海，是要逸出画框，越过门窗，御风而行，随云奔腾，没有边际，不限四季，只有目力不及之所，没有想象不到的地方。

但他依然有着海派的优越和优雅，从容典雅，长松流瀑，远山近水、奇峰行云，都是以名士之风叙述描绘，娓娓道来，曲径通幽。他拓宽了海派的疆域，丰富了海派的内涵，把他江宏的性情在纸上渲染，用他精到的笔墨，写山水大风、作人生大文章，把他艺术的审美和生命的体验表现得淋漓尽致，爽了自己，也打动了别人。

常常有人把文人画和不专业、票友、游戏，甚至是不会画等同起来。难道书画不是生命的云烟、心灵的风光、精神之有形吗？难道书画艺术只是僵死的技术吗？在江宏的作品里，我们可以看到活泼泼的生命脉动，可以看到他吞吐山河的豪情，可以看到他对四时八节春华秋实的敏感，对天地时光的独特感受。绝壁千仞，长松拂云，山中一日之奇谲，世间沧桑之一瞬，他以水墨顾盼、以色彩呼应，随心所欲、得意而忘俗形。他延续八大、徐渭的精神，笔墨线条，像他的书法一样徐疾有致、偶饒风流，丰饶的内心、丰满的情感、丰沛的审美，构成了他丰富的画面，造就了他的大境界和大自在。

许多时候，艺术是难言其妙的，欲说还休。江宏的绘画，从不取宠于庸众，他甚至并不在乎抽掉那接近他的梯子，让许多人无法靠近、无从抵达，更不能轻易看到那乱云飞渡、山高水长的壮阔风景。因为你没有苍蝇那样的复眼，你又怎能看到那五光十色和繁花似锦？江宏说：赭墨快意。好！他在纸上的痛快酣畅，如长天，如流云，亦如大漠雪原，是他的世界，是他的生命欢歌、脑海风光，也是他洒脱的生活状态和坦荡无拘的个性。他与时间交融、和世界共舞。



涂鸦缘白母亲

□刘 火

1972年1月，初中上了两年半后，下乡当了知青，后从农村走出、读师范。在乡间教书、后进入机关，一个又一个单位地挨，从甲地到乙地，从乙地到丙地，从乡上到县上、从县里到市里，一直在忙或者叫奋斗。尽管教书之余和工作之余，从来没有丢下过书，古人的、今人的、洋人的、国人的。而且，1985年，当我的第一篇批评文字发表在《文艺报》上后，我便成了文学的票友。除剧本没写过，什么都写。虽时断时续，但从来没有放弃。至于写字画画，50岁之前，是从来不会想要做的事。直到母亲病重时对我说，写写字吧（因为我的字写得比我两个弟娃差）。这样，我就用毛笔写起了字，也顺便画起了画。

中年习字画画。临帖，没那么多时间；拜师学艺，大约也丢不下面子。好在，我这人能坚持。习字，除了看帖，就是抄字。而且一抄就抄《论语》、抄《道德经》、抄《金刚经》等，每天抄200至300字。只是，当这些都抄完时，母亲已去了天国。第一次用钢笔摹描的芥子园的花，母亲看后，在病床上说，有点像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母亲走了12年，我的习字和画画便坚持下来了12年。

我的业余写作与中西文学理论与批评相关，读一些中西美学著作和中西艺术史，是题中之义。读中西艺术史时，常常涉及到书中提及的画作，于是便买起了中西绘画的经典。特别是书读累了，翻翻中外名画，不仅丰富自己的阅历，心情会不由自然地放松了下来。某天，不知哪根神经兴奋，突然冒出一念头，可不可以仿画呢？于是仿画（其实这也是汉字书写和国画的开始）。当然不是高仿（也没有那水平），而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涂鸦。梵高是我最喜欢的画家之一。由于梵高的出生（并非绘画世家），以及学画的经历（基本上是自学）和姿态（极其投入，每天画画差不多都达10小时以上），梵高对



晚霞里的宜宾金沙江大桥

自然的钟爱是他那个时代任何一个画家都不能比的。梵高的画，比他画的向日葵似乎更具生命力。特别是柏树，异常的扭曲，浓烈的色块却直冲天。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尤其是在星空的夜晚，如神如魔一般地显现于人间。画者，用色彩用线条表达对世界的看法，同时诉说画者内心的某些愿望。或许，表达出其他艺术形式不能表达的隐密。2015年12月30日，我开始仿写梵高。梵高的画给我的印象不仅是色彩的浓烈、强对比和粗糙，还是对生命、灵魂的礼赞和不一样的表达。

退休前，一年14天的休假都给了旅途。退休后，时间则是我决定了。像我这样的背包客，天南海北地转，先用相机，

后用手机，记录行走的图景。后来一位朋友说，反正你会用钢笔画画，怎么不“手绘”呢？好的。譬如，2015年深秋行走元阳，画元阳梯田的复杂但灵动的线条；2016年仲春行走东三省的边境线，画鸭绿江、图们江、黑龙江边的风景；2017年初春跟团游土耳其，画土耳其的清真寺和古丝路驿站。每天一幅，记录着相机和手机不能记录的感受和表情。仿写崇祯绣像本《金瓶梅》，却是出于无奈。5个月前，因腿摔伤用石膏捆绑只能卧床时，除了读书，最能打发时光的便是画画了。由于近年来，更多的时光给了古典文学，又主要给了明代一戏剧一小说，戏剧是《牡丹亭》，小说是《金瓶梅》。细读时，写文时，两部产生于明后期杰作里的插图，更是我的喜爱，尤其是崇祯绣像本的插图。在《《牡丹亭》的藏本插图》一文里，我曾讲到，“元明作家的作品如《西厢记》《西游记》等的插图已经相当成熟。万历的‘四梦’，崇祯的《金瓶梅》等，几乎可以说达到中国插图的高峰”；“单独来看，藏本（《牡丹亭》）的这35幅插图基本构成的‘连环画’，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在明一代的风俗、世情和人物面相以及人际关系（当然，它比崇祯年间刻行的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的200幅插图，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，显然相去很远”）。腿疾待在床上，可以细看细品这些插画，除了惊叹画工的画艺，更惊叹刻工的技艺。于是用钢笔用毛笔仿画了40余幅。

画水彩则是因一位朋友的鼓励，这才鼓起勇气买了些正儿八经的水彩颜料和专门的水彩画纸。于是就有了一些我谋生和生活的这座城市，以及与我最密切的小区的图景。



赵一曼故居